

再重訂傷寒集註卷之三

文騰堂梓行

進賢舒詔馳連著

太陽下篇

凡風寒雨傷營衛之証列于此篇
計二十四法

喻嘉言曰上篇太陽中風乃衛病而營不病中篇太陽傷寒乃營病而衛不病然風寒每相因營衛非兩截病則俱病者恒多熱勢孔熾其人必增煩燥非發汗不解故仲景取用雷龍之法乃內經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之義也但青龍爲神物最難駕馭必審其人無真陰脈証乃可用之以少陰亦主煩燥故也因是更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投白虎一湯以匡青龍之不逮神方畢用所謂神乎其神者矣
詔按雖云營爲陰道風邪不得入衛爲陽道寒邪不得犯是

又安知不互中耶以天氣之風寒有時相因而同來則風得

隨寒而入營寒亦得隨風而犯衛矣觀第一條不汗出何

燥者可見衛分爲寒所閉陽氣拂鬱不得越故內擾而爲

燥也風傷于衛証本過衛何至陽第三條煩熱目瞑劇者

乃營分爲風所擾陰血被逼而妄行故上越而衄血也寒性

陰柔苟非風邪襲入于是則風寒互中必須營衛互治否則

非法也故第八條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不但營分之寒

不解且衛分之風卽爲衛分互中之寒所特而不去矣若寒

在營分而非互結在衛則設單與麻黃亦必不但衛分之風

能特佳衛分之風可知也設單與麻黃亦必不但衛分之風

不解則營分之寒仍爲營分互中之風所特而不去又在營

外矣是必麻桂合用風寒互治乃克有濟此大青龍湯之所

由立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因

謂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

原文

論語言曰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燥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証為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証何異因有煩燥二証兼見則非此法不解蓋風為煩寒為燥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燥也究竟本方原于無汗者取微似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脈微弱則是少陰亡陽之証與此湯不相涉也慎服此湯寧不致厥逆惕瞤而速其陽之亡耶仲景不能必用法者盡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湯以救其誤學者能識其鄭重之意即百用

傷寒集論卷三
不至一悞矣

程郊倩曰加石膏于桂麻湯中名曰大青龍使辛熱之藥
爲辛涼則風寒得麻桂而外出煩燥得石膏而清解龍升而
降鬱頓除矣然一湯非爲燥煩而設爲不汗出而煩燥者設
也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雖有煩燥証不可服悞服則陽
故傷亡真武一湯以救之特爲大青龍湯對峙見一則救不
出汗之煩燥燥上制水爲陰盛者設煩燥一証陰陽互關不
可不办及毫釐也

按大青龍湯爲表寒而裏熱者設小青龍湯爲表裏俱寒者
設白虎湯爲表裏俱熱者設客問石膏之性寒涼重墜表裏
中所不宜用而青龍湯中用之何以不悞制其升騰之勢而

反云能助何也目汗者津液之餘也其入津液素乏和陽內
雍則營衛失潤何由得汗耶故于桂府湯中重加石膏以全
津液而除煩燥否則汗亦無所醖矣是青龍之妙最在于石
膏胃得之則熱化津生煩燥乃解方中有此如龍之有水故
云能助也然龍之所以爲龍者全賴于水其得水變化風雨
止下于天不難也不得水尋常尺寸不能自致于斯時也欲
轉之清波非負太力之石膏渠將能乎通斯義者進乎技矣
再接再汗出而煩燥者主用大青龍湯以發其汗若有汗者
之煩燥大青龍不可用而有汗之中復有陰陽不同或曰陽
煩陰燥又曰煩出于心燥出于腎其實不然煩者未有不躁
躁者未有不煩煩躁皆同外証不同也蓋少陰亡陽之煩躁

尿陰其証頭眩目瞋声低息短少氣懶言身重惡寒法主
武湯以回其陽而煩躁自止陽明熱越之煩躁尿陽其証
日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氣粗身輕惡熱法主白虎湯以撤其
熱而煩躁自止故凡陰陽之辨皆從外証亦之不識陰陽之
理者但曰煩為心煩不安躁乃躁擾不寧嗟夫不安不寧其
去几何非從外証茫無確必實難憑也

大青龍湯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生薑
大棗

石膏

加雞子

按此湯麻桂合用是使桂因麻而入營麻亦藉桂而走衛正
合行其力而非各施其用甘艸杏仁緩陽熱而利膈氣生姜
大棗調營衛而行津液尤妙在石膏之辛甘太寒解熱主

除煩躁而救裏達肌表而助汗安內換外腎賴之矣

真武湯

附子

一枚炮
去皮

茯苓

白朮

芍藥

生薑

各三兩

喻嘉言曰真武乃司水之神龍惟藉水可能變化水者真武所司也設真武不與之以水真龍之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芍藥附子醒脾崇土之功多于回陽名曰真武湯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互鎮于少陰北方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其坎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設有一毫水氣上浮便即得遂其升騰變化縱獨用乾姜附子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捕至蛟龍遁跡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至從硯水中逸去可見水



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同非真武坐鎮北方天壤間久為龍蛇之窟矣其少陽之証乃少陽腎中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归根陽既归根豈更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之理以談医者非真至也

按少陰少陽之証乃陰寒內盛微陽外亡用真武湯回陽禦陰惟恐其回之不速而禦之不捷也何反用芍藥陰重之物羈絆附子雄人之勢必致迂緩無功此真武湯中芍藥斷斷不可用當以黃芪易之則合法矣或謂用芍藥以斂汗非也夫汗出自衛分芍藥不能斂衛且少陽之汗法當急回其陽陽回而汗自收豈芍藥滋陰日所能斂乎又謂芍藥能止腸痛腰痛者總為裏陽衰乏陰邪凝結法當溫經回陽驅陰散

結芍藥酸寒收斂大非所宜又謂芍藥伐肝凡脾虛者忌肝木侮土宜用芍藥以伐之則脾上不受剋殊不知脾虛之証宜用辛甘溫補之劑最忌芍藥酸寒生陰壅滯之物且芍藥和營實有益於肝無伐肝之事也茲併辨之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証者大青龍湯發之原文

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乃大青龍湯之主証也有其主証雖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即可用大青龍湯然必辨其無少陰証方可用否則不可用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

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原文

按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明是服藥未得如法邪無從出而增煩也目瞑者和陽內逼而人事昏沉也衄者營分爲和所逼而血妄行也原文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謂風多寒少之証衄則邪解無餘義矣主麻黃湯者不主于風寒少之証而主于風寒從衄解而衛分爲偏勝之寒所持故耳不然既曰衄乃解胡爲又用麻黃湯耶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原文

嘉言曰此風多寒少之証固所以既衄則不更主之麻黃

湯也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

致衄者麻黃湯主之原文

喻嘉言曰此寒多風少

之証也所以用麻黃湯以發其未散

之寒

按已上三証未發衄之

先皆青龍証而非麻黃之証也

衄之後則邪從血出鬱

熱除而煩躁解又何取乎石膏營

既從衄解而復用麻黃

非治其營乃用以治其衛也非不可

不知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

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

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

發而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

寒者此陰陽俱虛而不可

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

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

小汗出身必瘥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主之原文

喻嘉言曰此風多寒少之証以其風雖外薄為寒所持而
能散宜總風寒而兩解之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一兩十六銖去皮芍藥一兩生薑一兩甘草一兩炙麻黃
一兩去節杏仁二十四個湯浸去皮尖大棗四枚

按風寒兩受之証誤用發藥則營分之邪漫無出路矣仲景
必無此法大抵仍是六經龍湯証因無煩燥當去石膏一味

斯可耳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

宜用桂枝二越婢一湯原文



喻嘉言曰此亦風多寒少之証故取桂枝之二以治風越婢
之一以治寒越婢者石膏之辛涼也胃得之則熱化津生以
此兼解其寒柔緩之性比女婢猶為過之可用之無恐矣
按熱多寒少四字是條中關鍵必其人平素熱盛津衰故方
中用石膏以保其津液也但無陽二字有悞如果無陽則必
寒多熱少當用附子石膏又在所禁矣且營分有邪芍藥總
不宜用

枝二越婢一湯

枝計以麻黃一兩甘草銖八生薑三錢兩大棗四枚麻黃計

錄去節石膏一兩打碎綿裹

喻嘉言曰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固以順為正況于婢則為

所指使更無專擅矣以大言龍之升騰變化不可駕馭之物約畧用之其柔緩之性則逾越女婢之外此仲景通方手眼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原文

喻事言曰此亦風多寒少之証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汗反大出而脈反洪大似乎風邪再襲故重以桂枝湯揚之果風邪之故立解矣其不解者終有微寒也

按大汗出大字有悞當是不字若大汗出之症不藉汗解可知必是不汗出故宜汗解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一兩去皮芍藥六錢麻黃十八銖去節杏仁十八个甘草

兩二銖炙生薑六銖

按此雖風多寒少然亦不可蔽護營分均藥終為不合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

不在裏而仍在表也則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又必衄宜桂枝

原文

發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未見陽明腑証不可妄與承

氣湯其小便清者未見項背強亦不得妄投桂枝且頭痛六

經皆有不皆發衄何以知頭痛者必衄仲景當不有此非理

之法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

切要書

不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原文

按此條風寒兩傷營衛之証因誤下損傷胸中脾中陽明
飲邪上犯結聚心下而為滿痛法宜麻桂方中加芪芍藥半
砂仁白蔻溫中解表散結逐飲而病自愈若桂枝湯去桂加
茯苓白朮不中也不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 生姜 茯苓 白朮各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

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原文

按亡陽二字恐誤上篇以火劫而致變者皆為亡陽但頭汗

出而頭面還其不得汗顯然矣觀本條之芍藥主者其為無



汗之故更顯然矣篇首悞服大青龍而亡陽者乃爲汗多所致此皆爲無汗而致豈有無汗而亡陽之理哉若有汗火邪有其出路矣何至內逼心君而亂神明耶惟其無汗邪無從出搏入血分結而不散觸心而驚亂神而狂起臥不安者陰被擾而無寧無可奈何之象也用此湯以救其逆者是驅其邪而安其神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

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 生姜 蜀

漆各三兩 甘草二兩 炙牡蠣五兩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

按用蜀漆時行

血分以破其堅結用牡蠣之鹹以下其水寒以瀉其熱則龍骨載還心神而安魂定驚其桂枝甘草生姜